



如今的周华业是摄影爱好者。

老报务员忆西沙通讯往事 一手发电一手发报 的“光辉岁月”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



周华业与同事合影。

当年的西沙报务员周华业。
照片摄于一九七四年四月

三沙被称为浪花上的城市，无线通信和海上交通是三沙人与外界联络最重要的通道。

去年，海南三沙市在各人居岛礁开通了互联网、WiFi等信息系统，还在“三沙1号”、“琼沙3号”、“综合执法1号”三艘大船上安装了通信基站，便利三沙对外联络。

那么，在无线通讯与海上交通尚不发达的年代，三沙是如何对外联络的呢？且听原西沙报务员周华业，讲述他与西沙的通讯往事。

想写本书记下 人生最特别的经历故事

“滴答、滴滴答、滴滴滴答……”40多年前，原西沙报务员周华业就是靠着这手功夫，用摩斯密码连接海洋与陆地，记录这片海域的点点滴滴。

生于1954年的周华业，是个地道的海南人，皮肤有些黝黑，刚毅的脸庞，似是写满了故事。提到西沙，提及这段往事，周华业话多了起来，“我们被派过去，主要是报告东岛及附近海域的情况，那时全靠我们手动发报”。

1970年，年仅16岁的周华业初中毕业，就职于广东省邮电管理局海南行政区邮电分局。1973年，机缘巧合之下，周华业便踏上了南下之路——“到西沙、到祖国最需要你的地方，担任报务员！”

“我想写本书，记下这段故事，这是我人生中最特别的经历”，已过耳顺之年的周华业说，“那个时候可真苦，这是外人无法想象的”，且不提如何挨过与世隔绝

的“荒岛生活”，单是去永兴岛的过程，都颇费周转，让人倍感煎熬。

先是晕船严重，“我吐到胆汁都出来了”，周华业有些激动的说。即便现在提起这段往事，他仍旧滔滔不绝，“那时的船太小了，吃水量也浅，我们躺在甲板上，浪就打在脸上”。

当年，周华业和另一同事一同被派往西沙。两个晕船的报务员被西渔705船载去永兴岛。“我俩在永兴岛昏昏沉沉地睡了两天”，然后才去东岛，“永兴岛是我们的中转站，东岛才是我们的目的地”，周华业解释道。

从永兴岛航行至东岛，途中需经过一个海沟，当地渔民们将此称作“南中国最深的海沟”。况且，那天又恰逢涨潮，船又在东岛的礁盘外抛锚了（东岛无港口）。最后，竟是驻地民兵划着小舢舨前来迎接他们。

“晕船还没好的我，在野马一样的小舢舨上被颠簸着，每一次落差都有两三米，折腾了好一阵子，才虚脱了似地登上了美丽的东岛，我是让人架着上岸的”，周华业感慨道。“南海刚见面就让我感受到了‘无风三尺浪’的艰险”，然而这还只是一个“见面礼”。

手摇发动机发电 大家轮流摇

“南海波连波，绽放雪浪花”，这是诗人笔下的南海。这茫茫然、混混然、无涯无际、不知深广的大海，在周华业眼里，却另有一番滋味。

那时东岛上仅有两个排50多位民兵，观察台有5人，电台有2人。作为一名报务员，周华业需要将每天的动态情报，及时地呈报给有关部门。正常情况下，每天通过电台传报三次；非常状态下，电台

则须分分秒秒处于联络之中，容不得半点疏忽。

忆起往事，他有些激动，念叨着这是年轻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岁月，“岛上的工作环境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糟，没有电，发电机坏了后，长期失修，使用的手摇发电机是老式的，又笨又重”。

有情报需要上传时，岛上的民兵就来帮着摇发电机，超过半小时就换人，大家轮流摇把子。要是恰好只有一个人，便自己一手摇把子，一手发报联络。

“正常的话，三五分钟就结束了，如联系困难，就得没完没了地摇下去，几天下来我就体会到了什么是前哨”，周华业说，“有一天夜晚，海面上发现9束灯光，从不同的方向朝本岛移动。我们只要灯光一有移动，就得通过电台向上级传报每支灯光的移动方位及动向”。

那个晚上，周华业们一宿都没合眼，一根弦绷得紧紧的，生怕有什么闪失。

无论是工作，还是生活，在东岛的岁月里，周华业的记忆中，有海水般如潮的苦涩。“这是没有去过的人，无法想象的艰难”，周华业表情有些凝重，“我给你举个例子吧”。

“我们每个月每人有26斤米，半斤油，半斤肉，定期有人送上岛，但实际上吃不到肉的”，周华业解释道。

对于这些岛上的“硬汉”而言，吃不到肉，还不是最难熬的，最难的是没有干净的淡水，“喝的水是储存的雨水，里面死耗子泡得跟乳猪一样大也得喝”，周华业回忆道，“有时一日三餐都要用咸豆酱、酱油送饭”。

可是，“我们每个人都没叫苦，给家里写信写的也都是一些豪言壮语”，周华业笑道，“那个时候还用《英雄儿女》中的王成等英雄事迹激励自己”。

周华业不住地感慨当时的自己，“宁

愿前进半步死，也不愿后退半步生”；流露出对往昔的怀念之情，“我还想再回东岛看看”；以及对战友的手足之情，“我们那些战友年龄也都大了，有些还去世了”。

透过岁月的沉淀，经由时光的打磨，那些吃过的苦，在记忆中酝酿，逐渐回甘成一段回不去的光辉岁月。

三张珍贵的照片

在西沙生活的这些日子，时常被周华业想起，视为人生中最特别的回忆。“我虽然只在西沙工作了一年半，但是感情特别深”，周华业不住地感慨。

“你有那时的照片吗？”记者不经意地发问。“那个时候岛上什么都没有，拍照别说是在岛上，即便在陆地，都是件很奢侈的事情”，周华业有点激动，很宝贝地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三张过塑后的照片，一边紧紧攥在手里，一边回忆——

1974年，总政文工团、海政文工团、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、八一电影制片厂，为了拍摄纪录片《西沙群岛不容侵犯》，登陆东岛。寂寞的东岛，顿时沸腾起来。

“为了能在西沙有张留影，我们电台人员以捡的‘虎斑贝’为交换条件，与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哥们展开了一次艰难的谈判”，周华业说，“‘八一’厂的哥们提出，三个‘虎斑贝’照一张像，死磨硬缠，达成了两个一的协议”。

为了能留影纪念，周华业可谓磨破了嘴皮子。“为了能穿军装，我还特地找民兵借了身衣服”，周华业很得意地指给记者看，“那时候当兵穿军装可是件很光荣的事”。他从未当过兵，在西沙工作的这段时间，是他离“军营梦”最近的时候。

最终，周华业用六个“虎斑贝”分别换来了集体照、军装照和工作照各一张。

“他们不会问我们要钱，我们又想表达感谢，所以就给他们一些自己捡的贝壳”， he说道，“我现在最喜欢摄影，如果放到现在，一定能拍很多照片”。

“现在发展很快，听说那里现在都有Wi-Fi信号了，也能用手机，也有一些娱乐生活设施了，我们那时，这些都是不能想象的”。

不管时间怎样流转，也许在周华业的内心深处，西沙这个地方，他来过，就不曾离去。同



2014年，周华业以捡来的虎斑贝换来珍贵的照相机会。